

論匈牙利政權轉移過程

——一種理性改革模式的詮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洪茂雄

一、前言

匈牙利共黨政權自一九四九年建立以來，在四十年的歲月裏，經歷過多次的改革浪潮，其中最突出者如：一九五六年的自由化運動、一九六八年推動全面性的經濟改革，以及一九八八年的民主化運動。在這些改革進程中，除了一九五六年因外力干預，蘇軍進兵布達佩斯，血腥鎮壓了該次「人民起義」行動外，在一九七三年匈國因受到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遭封殺的衝擊，導致保守勢力抬頭，使改革進程曾停頓過五年之久。基本上，戰後匈牙利的演變有其多采多姿的一面。這個以馬札爾(Magyar)民族為主的東歐國家，人口有一千零六十五萬人，面積九萬三千餘平方公里，雖屬小型國家，但在國際社會並不陌生。尤其這些年來，布達佩斯的改革事業獨樹一幟，大放異彩，更令人刮目相看。

自從一九八八年五月，匈共(本名社會主義工人黨，MSZMP)召開特別黨代會之後，匈牙利又展開一連串的改革措施，這次的改革行動一反過去僅僅觸及經濟領域，而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改革，毫不避諱的朝着多黨民主的方向邁進。至今(一九九〇)年三、四月間，終於落實民主政治，完成了戰後首次自由選舉。選舉結果，甫成立二年的「民主論壇」(MDP)脫穎而出，獲得組織新政府的領導權。由匈共脫胎換骨的社會黨，其得票率落居第四位。^①至此，匈牙利四十年長期「一黨專政」的局面正式落幕。

一個共黨政權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進程，其結局是引發了共產黨本身的蛻變，政權因而和平轉移，整個過程也是出人意料的理性。很明顯地，匈牙利的變局呈現諸多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擬就下列四個重點做為解析的架構。其一，匈共推動改革的因素何在？

註① 聯合晚報，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九日，第六版。

其二，匈共如何蛻變以因應變局？

其三，由共黨脫胎換骨後的社會黨，其政策取向為何？帶來那些衝擊？

其四，匈牙利「非共化」的實現與未來發展。

在國際共運中，匈牙利勇往直前，開啓了許多先例。而樹立一種理性改革模式，誠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深具意義的創舉，頗值研究。

一、匈共推動改革的背景

匈牙利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改為「社會主義工人黨」迄今，其間也會數度更換名稱，但都奉行馬列主義，因此又通稱共產黨。^②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匈共何以會有那麼大的決心，宣佈與馬列主義決裂，等於革了共產黨的命，而向西歐中間偏左的社會黨靠攏，基本上可歸納下列因素：

(一)政治因素：推動匈共廢黨關鍵主因：其一，改革派得勢，他們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均佔絕對多數，改革派已深深體認到，要想繼續執政，就得徹底改造，拋棄過去的歷史包袱。其二，匈共長期壟斷權力，已累積許多錯誤，造成民怨，喪失民心。在去年四次國會議員補選，慘遭敗績，即證明這個事實。^③如果不敢勇於面對現實，力挽狂瀾，將重蹈波共覆轍。

(二)經濟因素：儘管匈牙利早在一九六八年全面推動經濟改革，歷經二十年，其結果仍難擺脫經濟困境。目前已背負外債近二百億美元，通貨膨脹一直維持在百分之二十左右。^④再者，蘇聯和東歐盟邦都自身難保，已幫不上忙，匈牙利就得自求多福，徹底改變經濟結構，以市場經濟取代計畫經濟，不但可以刺激匈國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可以廣結善緣，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援。

(三)社會因素：由於社會的多元化變遷，共黨一元領導的時代已告結束，在民心思變的情況下，人民寄望反對勢力甚殷，批判聲音漸趨公開化。根據資料顯示，從去年初開始，幾乎每個月有一萬人以上宣佈退黨，^⑤這正反映匈共的危機重重。

(四)國際因素：導致匈共脫胎換骨，除了上述內在因素外，還有外在因素也是很重要的關鍵。換言之，國際環境對匈共的

註② Richard F. Saar,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p. 135-138.

註③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第三版。

註④ *Der Spiegel*, Nr. 16, (16, April 1990), pp. 167-170.

註⑤ *Der Spiegel*, Nr. 11, (12, März 1990), pp. 14-17.

改造，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首先，戈巴契夫大力推動改革，而創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排除布里茲涅夫主義的陰霾。其次，波蘭出現東歐第一個「非共」領導政府，莫斯科靜觀其變，未加干預，足證匈共的改造，亦應無後顧之憂。

另外，匈共順應民主潮流，樹立匈牙利新形象，也是其「改造」的誘因。尤其，匈共當權派領導階層的特質，極富改革思想，對西方民主政治有深刻的認知，始能跳出共產主義教條的窠臼，大膽進行改造。⁽⁶⁾

導致匈共蛻變的關鍵時刻，則是在匈共「十四大」。這個提早半年召開的匈共「十四大」，於去（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針對更改黨名問題，進行激烈辯論，隨後投票表決，結果在一千二百零二位出席代表中，有一千零五票的壓倒性多數，贊成把原名「社會主義工人黨」易名「社會黨」，只有一五九名代表投反對票，卅八名代表棄權。⁽⁷⁾在這次匈共全國代表大會上，為何會有這麼大的決心，要否定自己的黨，拋棄共產主義那一套框框，而與過去歷史劃清界線？事實上，如果稍加觀察，一九八〇年代最後一、二年的匈牙利動向，其發展已早有徵兆了。諸如，重新把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匈牙利革命頒定為獨立紀念日；同時取消十一月七日「布爾什維克革命日」為國定紀念日；⁽⁸⁾一九八九年六月，平反一九五六年納吉（Imre Nagy）事件，洗刷「反革命」罪行，認定該次事件是「人民起義」，並訂六月十六日為「和解日」；⁽⁹⁾同年九月，議會決議，取消在匈國國會大廈上的「紅星」，而以第一位匈國國王聖伊斯特萬的皇冠取代。⁽¹⁰⁾凡此舉措，都在顯示，匈共領導階層，刻意擺脫共產主義色彩，以恢復匈牙利的真面目。

三、匈共蛻變過程與特點

從匈共脫胎換骨的整個過程看來，一九八八年五月匈共召開特別黨代會，乃是最關鍵的轉捩點。為了陳述方便，就匈共更名的歷程，分為四階段：

(一)改革派奪權階段（一九八八年五月至十月）：由於卡達爾長期掌握大權，他的身邊親信又是保守有餘，革新不足。因此，黨內年輕一代紛紛要求進行改組，迫使卡達爾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召開黨特別代表大會，這是一九五七年以來首次

註⑥ *Der Spiegel*, Nr. 42 (16. Okt. 1989), pp. 198-200.

註⑦ 臺灣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九日，第一版。

註⑧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七日，第三版。

註⑨ 同前註。

註⑩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七版。

舉行。在這次大會的議程上，是一次打破慣例，真正沒有預先確定結果的會議，允許與會九百八十六名代表充分發言。卡達爾曾試圖抵制一切要他辭職的壓力，可是形勢比人強，終被迫下臺。匈共權力核心大換新血，政治局委員更換八名，由十三人減為十一人，平均年齡五十二歲，匈共領導層年輕化，元老派幾乎全部交棒，成為東歐集團最徹底的一次改組。^①此次為期三天的特別大會，似乎瞬間改寫了匈牙利的歷史。此一階段有三項特點：

第一，卡達爾和其親信下臺，掃除改革阻力。

第二，政治和社會走向多元化，容許人民組織「非共」獨立團體，並得舉行羣衆大會，反映民意。

第三，國民議會推選一位無黨籍人士出任國家元首，打破共黨一手包辦黨、政、軍的慣例，使匈牙利予人有一個嶄新面貌之感。

① 改革派掌權階段（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九年五月）：改革派由幕後走向臺前，匈國政府大改組，格羅斯(Karoly Grosz)辭去總理兼職，改由年僅四十歲的經濟學者涅梅特(Miklos Nemeth)接任，其他黨內改革派要角如涅爾什(Rezo Nyers)、波茲戈伊(Imre Pozsgay)等人，均出任國務部長。涅爾什，六十六歲，是一九六八年匈國經濟改革的籌劃者，有匈牙利「經改之父」之稱，一九七五年因黨內保守勢力抬頭，被迫離開政治局，一九八八年五月，匈共黨特別會議，他又重返匈共領導核心進入政治局。波茲戈伊，五十五歲，領導「人民愛國陣線」多年，曾擔任過文化部長（一九七六年），甚得民心，有「共黨世界中的馬丁路德」之譽。^②一九八九年四月，匈共權力核心再進行調整，負責意識形態的理論家貝雷茲(Janos Berencz)被趕出政治局，使政治局委員中十一名減為九名，保守派幾乎全部失勢。^③顯然地，改革派控制了行政系統，可以進一步放手推動一切革新政策。此一階段的特點有：

第一，徹底推行「公開性」原則，容許公開討論過去所謂的「禁區」，反映社會問題。如納吉事件的公開討論，國營電視臺先後訪問二位極為敏感的政治人物，即「布拉格之春」的領導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和前羅馬尼亞國王米查奧爾(King Michael)。

第二，修訂黨綱草案，使其更能適應時代潮流。

第三，研擬憲法修正草案，公開討論，並與各黨派交換意見，使其更為完備。同時，議會通過集會結社自由法案，而開

^{註①} *Der Spiegel*, Nr. 22, (30, Mai 1988)p. 144.

^{註②} *Ibid.*

^{註③}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第11版。

創多黨民主的新紀元。

第四，實施新公司法，容許外資百分之百的股份，個體企業員工可達五百名的上限，並引進股市交易（東歐第一個國家），又向市場經濟邁出一大步。

（三）整合階段（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九月）：改革派為加快改革步伐，認為黨領導人格羅斯優柔寡斷，不夠積極。改革派乃利用一次中央全會（六月廿四日）把他架空，另設四人「主席團」，成員包括總書記格羅斯、總理涅梅特和二名國務部長波茲戈伊與涅爾什。後三者均屬積極改革者，由涅爾什任「主席團」主席。改革派的重新整合，已完全控制了匈共領導中心。此一階段的特點為：

第一，匈共四次在國會議員補缺額選舉中重挫，迫使改革派痛定思痛，決心徹底改造匈共體質。

第二，正式平反一九五六年「納吉事件」，以隆重的國葬禮儀，重新安葬納吉。於此同時，對一九六八年華約入侵捷克事件，表明是一種錯誤的決定，^⑩藉此試探莫斯科的反應。

第三，與反對派舉行圓桌會議，共商改革大計，俾為修憲達成共識，使改革更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第四，加強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如布希總統訪匈，開放奧、匈邊界，導致大批東德難民湧向西德，而凸顯匈牙利在國際社會的新面貌。

（四）適應階段（一九八九年十月以後）：根據新的黨章，原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不得自動轉變為社會黨黨員，必須另行申請加入，原訂十月卅一日為黨員轉換最後期限，但正式辦妥手續者僅二萬餘人，使這個甫獲新生的「社會黨」頗為難堪，不得不延期至去年年底。據社會黨高層人士的估計，約可吸收到十五萬名新黨員，可是到今年三月大選時，還不及六萬名黨員。^⑪不過，改造後的匈牙利執政黨，正面臨二項主要難題：其一，黨員減少，基層組織受限，力量分散，經費來源大不如前。因此，無論活動空間或影響力都要相對降低。其二，原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保守勢力，另起爐灶，有所謂「卡達爾協會」和「馬克思主義團結計畫」，正在招兵買馬，對社會黨自然構成威脅。^⑫為此，脫胎換骨後的社會黨，必須適應一連串出現變數的挑戰，這不是短期間內所能夠克服的。

註^⑭ 同註^⑥。

註^⑮ 同註^⑤。

註^⑯ 同註^⑥。

四、社會黨之政綱與實踐

匈共改造後的社會黨，其新的綱領確認實行民主政治體制。這份激進的黨綱揭露：「擺脫一切形式的史達林主義」，追求「以和平漸進方式過渡到民主社會主義」的首要目標，致力於將匈國建設為一個「憲政國家」。^⑦依據新黨綱的宣示：

在政治取向方面：建立多黨制民主，在這個制度中，權力來源自人民的意志，這種意志通過自由選舉表達出來。國會、政治、司法部門、獨立社團及地方政府間的權限分際應充分釐清。

在經濟取向方面：開放所有權，建立市場經濟，俾強化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但不會走上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之路。

在外交取向方面：爭取一個「保衛自己國家利益的獨立的匈牙利」，但「與蘇聯的關係仍將是根本因素」。主張留在華沙公約組織，不改變與華約及「經互會」成員之關係。在這次匈共「十四大」會議裏，改革派草擬三份深具歷史性的重要文件，均獲大會通過。^⑧除了上述黨綱之外，還有「呼籲蘇聯軍隊最後完全撤出匈國領土聲明」，^⑨和容許黨內言論自由的黨章。前者，指出「歐洲漸趨統一」，所有外來武裝力量最後應撤出歐洲。後者，除規範黨的內部運作外，亦涉及國際關係，與傳統共黨黨章迥異。社會黨新黨章還主張容忍內部不同意見，開放黨內活動，有關入党與退黨皆屬個人自願行為，沒有開除黨籍的條款。^⑩社會黨的權力結構，由新設立的執行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以取代匈共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該二委員會主席均由黨主席兼任。很明顯地，社會黨的黨綱與黨章，無論是形式或實質內容，都與傳統共產黨大異其趣，正足以證明這個中間偏左的社會黨已從匈共脫胎換骨，完全蛻變為新的面貌。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原在黨大會中做成決議，暫時保留工作單位的黨基層組織，「馬列政黨在勞動階層中之領導地位」，以及匈共專屬的六萬名「工人民兵」，均在去年十月中旬召開的國民議會，遭到刪除與解散的命運，^⑪使政黨競爭更符合公平原則。

總而言之，社會黨為了徹底扭轉過去匈共惡名昭彰的形象，不惜孤注一擲，爭取人民的信任。改革派似乎有這樣的把握

註⑦ *Der Spiegel*, Nr. 44, (30. Okt. 1989) p. 194.

註⑧ 同註⑦。

註⑨ 蘇、匈於今年三月十日雙方達成協議，於一九九一年六月底完成撤軍。

註⑩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第三版。

註⑪ 同註⑦。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至少可以和奧地利社會黨相呼應，仍能居主政地位。因此，社會黨挾其在議會的優勢，再創新猷，奠定實行民主政治的良好基礎。其最大貢獻者如：

第一，通過憲法修正案，把一九四九年史達林模式的憲法，做了百分之九十的大翻修，確認匈牙利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獨立國家。

第二，變更國號，把「人民共和國」改為「共和國」，正式與共產黨一向揭橥的「人民民主專政」決裂，等於去除蘇聯衛星國的標誌。

第三，肯定資產階級民主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價值，尊重社會多元化的事實。

第四，設立憲法法院和行政法院，以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利。

第五，制訂政黨法和選舉法，尊重人民的選擇意願，以落實多黨民主。

準此以觀，匈牙利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衰亡，是共黨世界中，國家政體和平演變的首例，為共黨專政國家樹立了社會改造的典範。顯然地，匈牙利政權轉移模式已對共黨世界造成無比的震撼，導致其他共黨紛紛跟進，改頭換面。如波共（原本名統一工人黨）改名社會民主黨，東德共黨（本名統一社會黨）改名民主社會主義黨，保共改名社會黨，南斯拉夫境內斯洛文尼亞共和國和克羅地亞共和國之共產黨亦更名為民主革新黨，在西歐最大的共產黨擁有一五〇萬黨員的義共也宣佈易名為社會民主黨。可見，其影響相當深遠。

五、「非共化」的實現與展望

嚴格地說，自去年十月，匈共自行廢黨，宣佈與馬列主義決裂，另創社會黨之後，匈牙利已跨出「非共化」的第一步。因為共產黨「一黨專政」壽終正寢，馬列那一套意識形態被拋入歷史的灰燼中，不再是一切思想行為的指導準則。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和四月八日第一、二回合的自由選舉，則是正式體現匈牙利「非共化」的生機。政權經由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順利和平轉移。

自一九八九年至今年三月止，在短短不到一年之間，新成立的政黨，有如雨後春筍，根據初步估計，目前共約五十個政黨左右。參與此次自由選舉者共有廿七個政黨之多，其中比較有可能獲得選票，取得國會三百八十六席位的政黨，大約不會超過十二個。^②匈牙利有獨創一格的選舉方式，與其他歐洲國家的比例代表制有所不同。根據去年十月通過的選舉法規定，

註^② 同註^⑤。

1990年匈牙利國民議會選舉結果

黨別	項目 (三月二十五日)	第一回合得票率 (%)	第二回合得票率 (四月八日)	第一種方式產生	第二種方式產生	第三種方式產生	各政黨在議會所佔席次
民主論壇 MDF		24.71	42.74	114	40	11	165
自由民主聯盟 SZDSZ		21.38	23.83	35	34	23	92
獨立小業主黨		11.76	11.13	11	16	16	43
匈牙利社會黨 USP		10.89	8.54	1	14	18	33
青年民主聯盟 FIDESZ		8.94	5.44	1	8	12	21
基督教民主人民黨		6.46	5.44	3	8	10	21
中立派人士		1.55	1.55	6	0	0	6
聯合候選人		1.03	4	0	0	0	4
農業聯盟		0.25	1	0	0	0	1

說明：第一種方式產生，係在176個選區中各個政黨贏得的席位。

第二種方式產生，係根據各政黨從20郡中所獲票數的比例換算所得的席位。

第三種方式產生，係根據全國選區政黨得票數比率分配。

資料來源：聯合晚報，民國79.4.9，第六版。

Der Spiegel, Nr. 16, (16 April 1990), pp. 167-168.

匈國一院制的國民議會，設三百八十六席，分別由三種方式產生，其中一百七十六席保留給獨立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只需取得七百五十名合格選民的連署，即有資格參加競選；另外一百二十席由匈牙利二十個郡依政黨所得票數按比例換算分配；其他九〇席則保留給各參選政黨，依全國選區所得票數比例分配。^② 候選人當選條件，必須在第一回合投票中取得百分之五十絕對多數的得票率始告獲勝。否則再由第一回合前二名領先者，於第二回合投票決定勝負。

從這次匈牙利自一九四七年以來首次的自由選舉看來，很明顯地，有二大主流彼此互別苗頭：其一，是代表穩健保守的「民主論壇」，其二，是主張激進變革的「自由民主聯盟」。這二個勢力在選前民意測驗和三月廿五日第一回合的角逐中不分軒輊。結果前者獲百分之二四點七一，後者得百分之二一點三八，其他政黨則遠遠落在這二大派系之後，小業主黨（代表自耕農）百分之一一點七六，社會黨得百分之一〇點八九。^② 這次初選的結果，已清楚的顯示，匈牙利選民絕大多數支持改革，只是手段上有差異而已。至四月八日第二回合選舉，整個情勢明朗，「民主論壇」終於脫穎而出，囊括國民議會三八六席中的一六五席，佔百分之四三；「自由民主聯盟」得九二席，佔百分之二四；其他政黨分別為「小業主黨」四三席、社會黨卅三席、基民黨二一席、青年民主聯盟二一席、獨立候選人六席、聯合候選人四席、農業聯盟一席。^②（參見附表）「民主論壇」致勝的主因，基本上歸功於採用西方式的競選策略，活躍積極，強調堅守匈牙利傳統，以穩健手段逐步推動改革，加上教會幕後支持；「自由民主聯盟」由初選時僅以三個百分點屈居第二，後來拉開懸殊差距，乃因「自由民主聯盟」主張激進變革，在匈共長期統治的陰霾下，選民難免小心翼翼，不太容易獲得信賴。^②

這次匈牙利大選的結果，有諸多情形與東德相近，在三月十八日東德大選之前的民意測驗顯示，中間偏右的「德意志聯盟」與中間偏左的「社民黨」，壁壘分明不分高低。前者主張依西德的法律架構快速達成統一；後者則主張以漸進方式，逐步實現統一。其結果「德意志聯盟」大獲全勝，取得組閣的領導權。同樣地，匈牙利首先也是由「民主論壇」和「自由民主聯盟」互爭長短，最後由保守的「民主論壇」贏得籌組新政府的大權。照理說，東德和匈牙利邁向民主大道，現在的執政黨功不可沒，它們均能理性的順應民主潮流，大力推動改革，應該獲得選民的肯定。可是，選舉的結果，這二個由共黨化身的民社黨和社會黨，均慘遭敗北。東德的民社黨得百分之一六點三三，匈牙利的社會黨則僅得百分之九（第二回合）。^② 這個

註^① 同註①。

註^② 同前註。

註^③ 同前註。

註^④ 自由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一日，第十一版。

事實正說明，社會主義不再具有吸引力。匈牙利社會黨主席涅爾什曾謂：「匈牙利社會黨從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產生，但它又是與其前身完全不同的新型的黨。……匈牙利社會黨不是共產黨，也不是社會民主黨，而是既吸收共產黨的價值觀，又吸收社會民主黨的價值觀的左派社會黨。」[◎]顯然地，社會黨過去那一段醜惡的歷史，人民記憶猶新，不敢寄予厚望。「民主論壇」成立於一九八七年九月，這個由獨立的知識份子運動轉化的政黨，曾遭匈共百般阻擾，歷經二年餘，終於一躍而成執政黨。匈牙利的新政府由「民主論壇」、「小業主黨」和基民黨聯合組閣。民主論壇的施政綱領，可歸納下列幾點：[◎]

第一，經由功能的和結構的改變，將匈牙利的經濟轉變為以市場導向的經濟。

第二，在功能的改變方面，即：

- (1) 放棄經濟計畫者的角色，停止干預公司的營運。
- (2) 所有私有或國有公司得進行自由買賣。

(3) 公司間恢復自由競爭。

(4) 價格將儘快自由化，未來將採取市場價格導向。

(5) 薪資應由公司與工會自由選出的代表共同協調製定，國家僅訂定最低工資。

第二，在結構的改變方面，即：

(1) 匈國經濟應儘速徹底地私有化。

(2) 結構改變的過程中，外資的投入對恢復匈牙利經濟是有必要的。而外資可擁有獨資公司和合資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權，但外資不得控有百分之二十一至二十五以上的匈國工業，否則人民就會有出賣國家的感覺。

(3) 關於農業土地方面，國有財產將可賣給或租給集體農場或個體農戶。集體農場可決定自己的未來。

(4) 國有公司將轉變為上市公司，他們的股權轉換為國家控股公司。國家控股公司僅監督該公司的策略性計畫（包括投資計畫），對個別公司的日常營運不作干涉。

(5) 國有公司將由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管理之，董事會附設一個監督委員會（Supervisory Board）。這個組織的成員將由國家控股公司，經政府同意後任命之。

第四，在金融結構方面，即：

註◎ 同註④。

(一)匈牙利國家銀行 (The National Bank of Hungary) 將享有更多的獨立自主權。該銀行之管理委員會 (the Board of Governors) 的成員，將由政府經國會同意後任命之。

(二)銀行制度將因外國機構的介入而進一步發展，利率必須反應通貨膨脹率，津貼的貸款應馬上廢止。

(三)儘快使匈牙利貨幣—福林 (Forint) 成為可兌換貨幣。在這方面國外的援助是非常需要的。

(四)所有這些政策的目的在於穩定通貨和消除通貨膨脹。

第五，在預算措施方面，即：

(一)用減少支出和消除浪費現象的方式，減少預算赤字。國家將儘快作成減少支出的項目表，其中最重要的部份在於減少政府對經濟各部門的補助。這些措施一定會對公司和個人產生不便，甚至，有些公司可能會因此而破產，失業率也將因此而提高。

(二)政府也應發行公債以募集預算經費。(這可能會使人民的儲蓄意願受到影響)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也可以發行債券募集資金。

具體言之，由「民主論壇」領導的新政府，當務之急乃是如何擺脫經濟困境。目前通貨膨脹已達百分之二十，外債超過二百億美元，失業人口可能快速增加，環保問題也相當嚴重，這些都是刻不容緩的要務。

六、結論

綜上所論，匈共革了自己的命，甘願放棄既得利益，歸向民主，其所顯示的意義有：其一，證明共產主義已經破產，僅是烏托邦的想像而已，不能適應時代的潮流。其二，要改革就得徹底，過去共產黨推動的改革幅度有限，僅是修修补補而已。績效不彰。六十年代以來，匈共的改革經驗即為明證。其三，證明「一黨專政」時代已告落幕，共產黨必須改變體質，否則無法與反對黨競爭。

由此以觀，匈共的脫胎換骨，正標誌著當前東歐社會主義運動，正朝著下列方向轉變：其一，「一黨專政」轉向多黨民主。換言之，由國家社會主義轉化為民主社會主義；其二，由中央指令性的計畫經濟轉向社會市場經濟；其三，由階級鬭爭轉向尊重人權和社會公道。

匈牙利政權的和平轉移又為所謂的「匈牙利模式」，注入新的內容，使其含意更具多樣性。過去，一般通稱的「匈牙利模式」，指的是匈國推行漸進的「新經濟機制」，乃是屬於經濟層面。現在「匈牙利模式」又增加二項意義：就政治方面而言，把國家的屬性，由共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言，匈共自行宣佈廢黨，揚棄馬列主義教條，使「革命政黨」轉化為「民主政黨」。因此，「匈牙利模式」誠是現代史上劃時代的創舉。